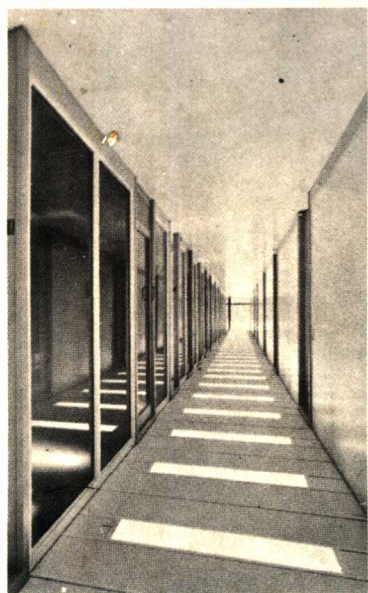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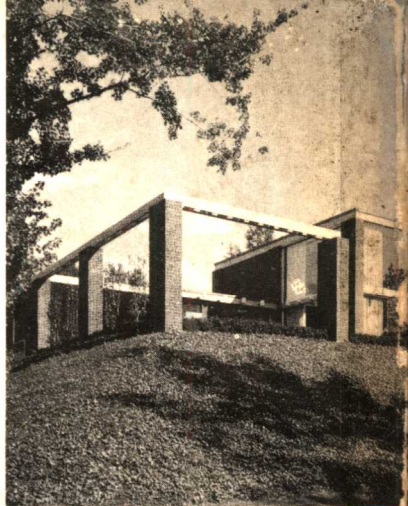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現代建築家 第二代

黃健敏・黃婉貞 編撰

藝術圖書公司 印行

現代建築家 第二代

黃健敏・黃婉貞 編撰

藝術圖書公司印行



藝術圖書公司

社址：台北市溫州街129號4樓

電話：3210578

劃撥：第17620號帳戶

現代建築家 第二代

編 撰 黃健敏 黃婉貞

發行人 何恭上

出版者 藝術圖書公司

台北市溫州街一二九號 四樓

電話 三二一〇五七八號

郵政劃撥 第一七六二〇號帳戶

內政部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一〇三五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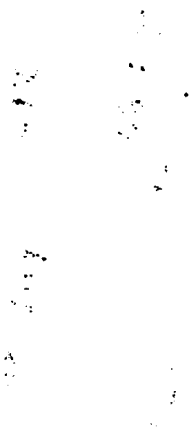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 / 不准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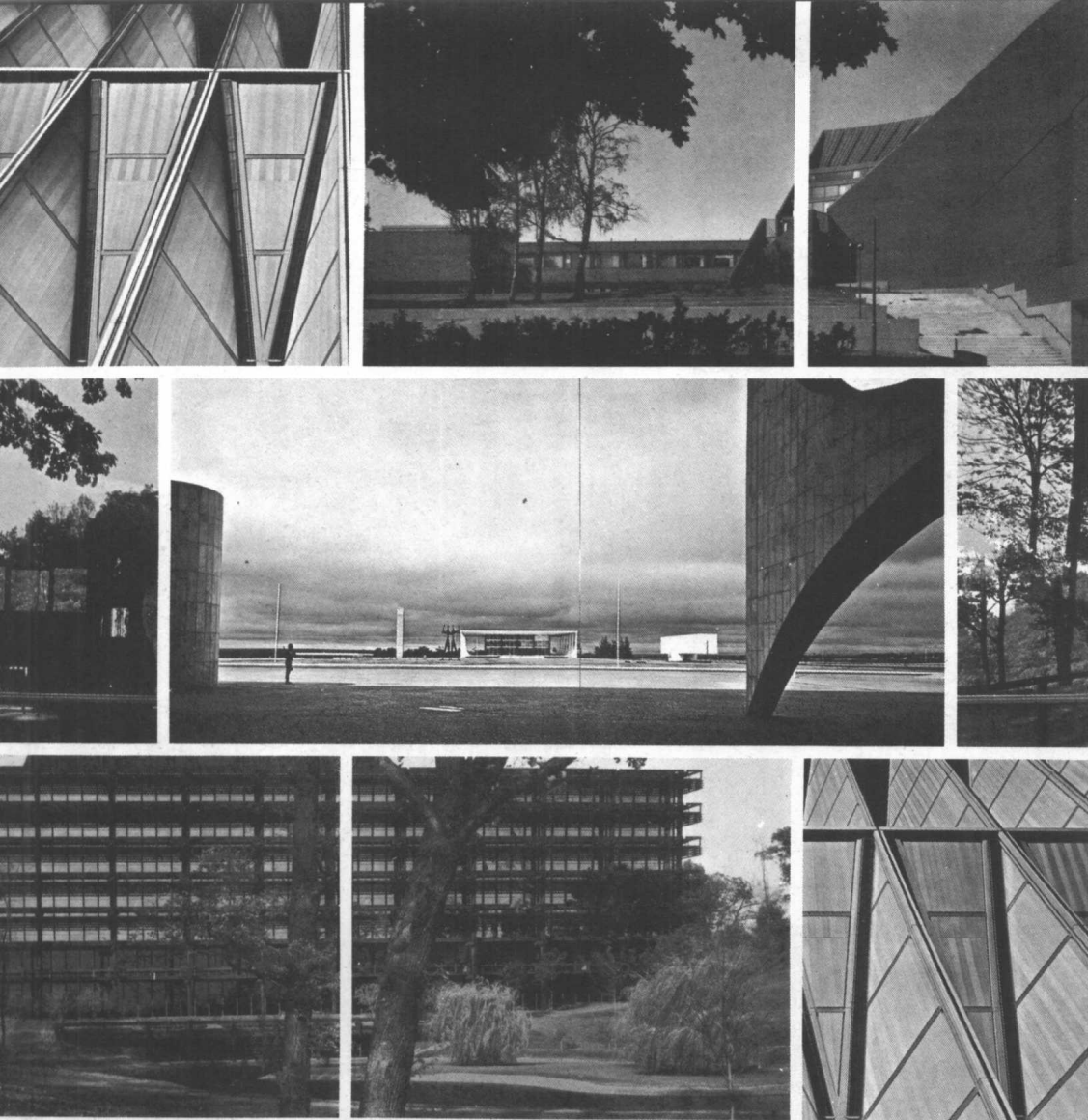
定 價 精裝本：新台幣 [redacted] 平裝本： [redacted]

現代建築家 第二代

黃健敏・黃婉貞 編撰

藝術圖書公司 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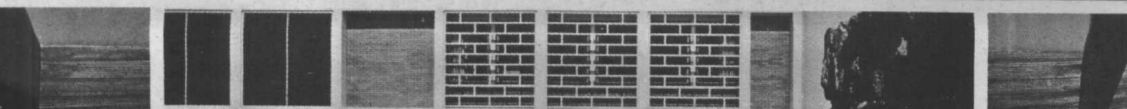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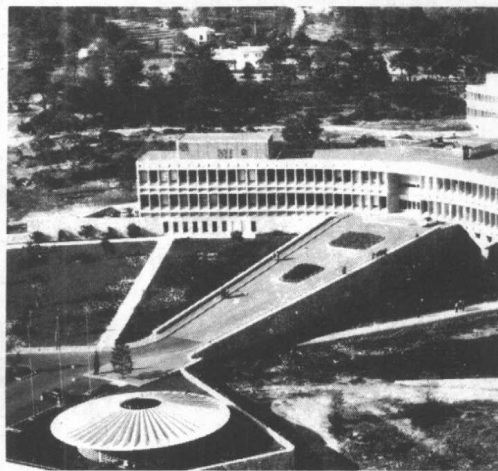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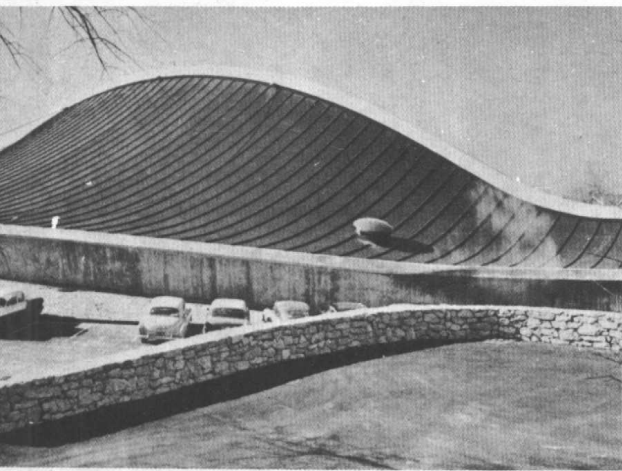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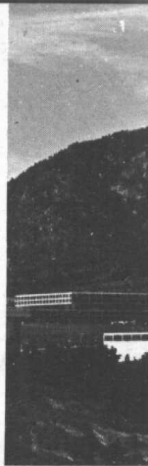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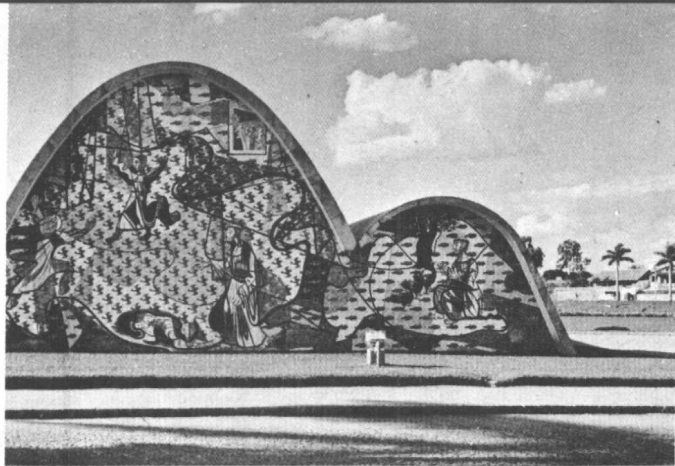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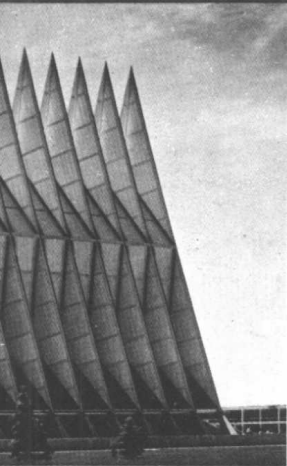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建築家 第二代

黃健敏・黃婉貞 編撰

藝術圖書公司 印行





6 ● 阿瓦奧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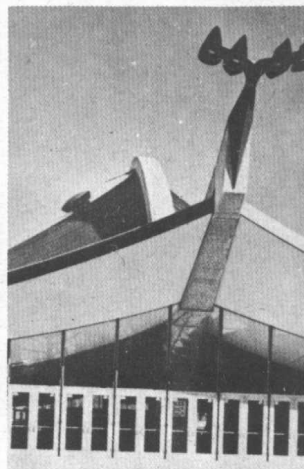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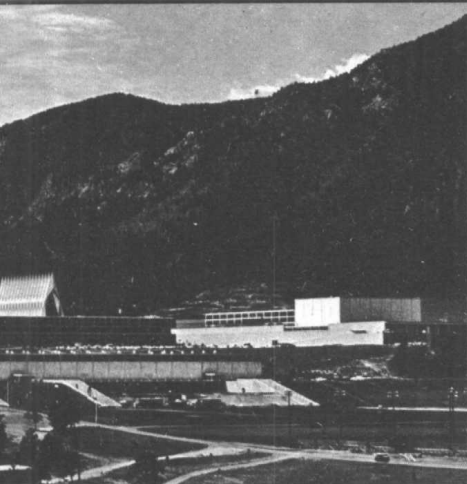
ALVAR AALTO

48 ● 馬歇爾布魯葉

MARCEL BREUER

102 ● 奧斯卡 尼梅耶

OSCAR NIEMEYER



138 ● 菲力普強生

PHILIP JOHNSON

182 ● 埃羅沙利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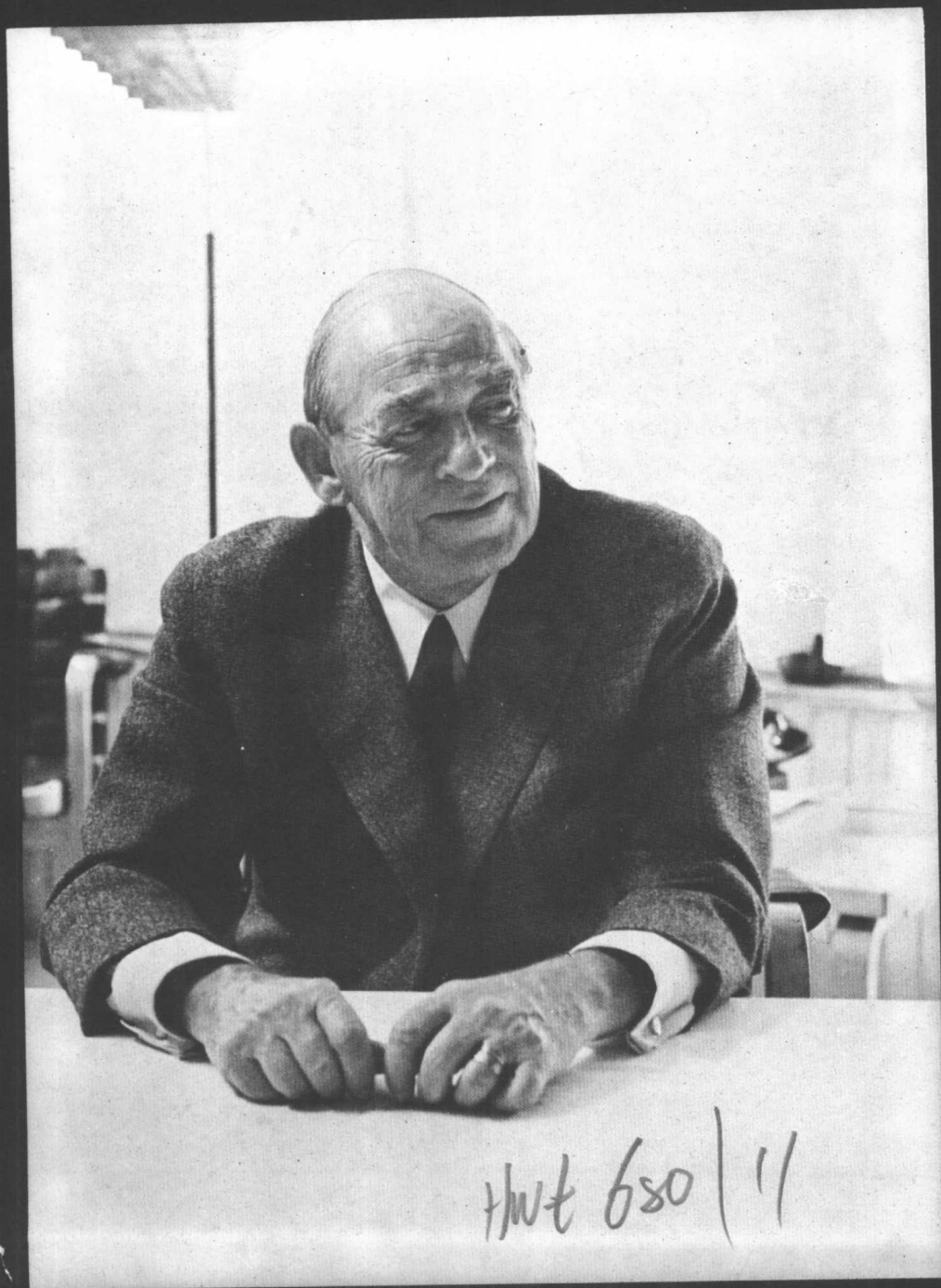
EERO SAARINEN

223 ● S.O.M.

**(SKIDMORE,
OWINGS AND
MERRILL)**

阿瓦奧圖

A. Aalto



Hwt 680 | 11

阿瓦奧圖 ALVAR AALTO

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，一種國際性的新建築誕生了，其革命性的特質是嚴謹且解析的機能主義，及服務人類的熱誠。一九一九年，於德國威瑪（Weimar）建立包浩斯設計學校的建築師葛羅培斯（Walter Gropius）（註一）乃溫和的機能主義的最佳闡揚人；法國建築師柯比意（Le Corbusier）則扮演著傳道者的角色，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，發表過許多有關現代設計的論文。如今回顧這兩位建築大師二〇至四〇年代間的作品，發覺他們在邁向變化與發展個人風格之際（相對於現代建築運動早期的國際樣式），表現得似乎執拗而荏弱。有些作品缺乏偉大建築物應有的特質，著實無法令人滿意，儘管他們著眼於社會性目標及人類實用的觀點上，但不幸地，他們的作品缺乏人性的表現；儘管他們具備睿智與科學的基礎，但就是少了那麼點靈氣；儘管他們具備實事求是的合理性，却又少了一份藝術的氣質。

三〇年代建築達成了二〇年代所揭示的目標，即趨向廣面的發展，但因政治因素的影響，並非每一個國家都獲致相同的成果。一九三一年蘇俄為蘇維埃官所舉行的國際性設計競賽，明顯地劃分出由二〇年代的實驗時期轉變為受支配的境遇，入選之作沒有一件是出自類葛羅培斯、柯比意，孟德爾遜（Erich Mendelsohn）（註二）等建築精英的手筆。一九三三年大獨裁者史大林（Stalin）宣布：所有的現代藝術都是「退化的中產階級藝術」，必須加以制止。希特勒則認為「現代藝術是布爾什維克（Bolshevik）的藝術」，德國的國社黨為了表現帝國的輝煌，於是在建築方面走向裝飾的、貧血的新古典主義（Neoclassicism）。同樣地，在法國在義大利，紀念性的新古典主義成了官式建築的主流，即使一些不受政治因素影響的國家，其建築界也不可避免地捲入此風潮中。但同時的兩個北歐國家——瑞典及芬蘭反倒成了現代建築的先鋒。二十世紀初，芬蘭產生了一位現代建築的開拓者——伊利爾·沙利南（Eliel Saarinen）（註三），二〇年代的後半期又產生了現代建築運動的第二代大師——阿瓦奧圖（Alvar Aalto）。

數世紀以來，芬蘭雖然是一個內政獨立的國家，却一直附屬於瑞典，十九世紀初又成了帝俄的自治領，趁著俄國發生共產革命時，芬蘭於一九一七年宣布獨立，自此政治傾向西歐。芬蘭的祖先來自亞洲蒙古，與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愛沙尼亞同源同種，而與毗鄰其左的瑞典、挪威，其右的蘇俄血統不同。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為一結晶岩台地，冰河期在此刻劃出無數的陵谷與窪地，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泊、急流、瀑布，以致芬蘭有「千湖國」之稱。因地近北極，冬季苦長，不宜農業且礦產亦稀少，惟富於水力及森林資源。如此的歷史背景及地理環境造成芬蘭人剛毅的個性，又由於湖光山色，青天綠林的潛移默化，芬蘭人也有其活潑、富創意的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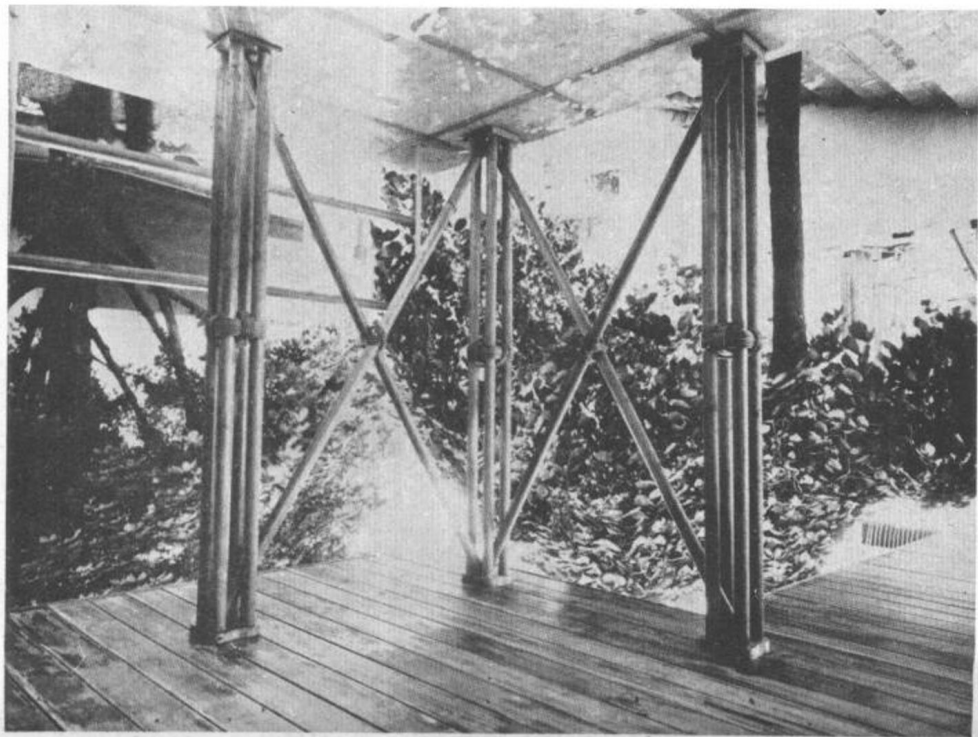
在新建築運動發生以前，包括斯堪的那維亞及波羅的海諸國的北歐，即擁有深遠的建築傳統，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最特殊的芬蘭，因為是文明傳播的終站，及東西雙方影響力的交會處，而更具其民族的特色。廿世紀芬蘭成了獨立自由的國家後，民族自覺與文化

認同的情緒達到了最高潮，強烈的國家意識促使建築界致力追求能够代表芬蘭的建築造型。阿瓦奧圖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孕育出的建築師，他結合傳統的芬蘭與現代的工藝技術，創造出一種國際性的新建築語彙，不但合乎機能主義的要求，也表現出許多人文主義的特質，是那麼生動親切，開啓了第二代新建築運動嶄新的一頁。

奧圖於一八九八年誕生於芬蘭中部，從小生長在鄉村裏，自然環境的薰陶，正是其日後創作力的泉源，藝術家的氣質加上活潑浪漫的個性，使這位年青的建築師成了動人心魄的人物。他的才華不僅限於建築設計，更及於家具、織品、玻璃器皿等工業設計，以及居住、城市、區域計劃等廣泛的設計觀念。早年國際間蔓延著一種憂慮，認為工業化、標準化及大量生產的結果將湮沒個人的藝術表現及區域的特色，但是奧圖的成就解除了這一憂慮。在新的結構表現衝擊之下，如何使生活和建築物之間達到和諧是發展的重點，奧圖繼美國的萊特（Frank Lloyd Wright）之後，融和感性和標準化，再次表現出建築物的有機性。

芬蘭獨立之年，奧圖正在赫爾新基理工學院修習建築課程。他的建築事業開始得很早，當他仍是學生時，就為他的雙親在家鄉阿拉雅未（Alajarvi）設計了一棟住宅。一九二〇年代初期，他首次獲得一個決定性的機會，就是設計展覽館。此種設計最大的要求是創造視覺上戲劇化的空間，這方面奧圖有他獨到之處，在他日後的事業中也佔了相當

巴黎博覽會 芬蘭館 1937



的份量。其手法的圓熟和技巧充分表現於三〇年代的作品——巴黎世界博覽會芬蘭館（一九三七年）及紐約世界商展芬蘭館（一九三九年）——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威尼斯雙年展的芬蘭館為止，這一連串的同類設計顯示出追求「國家建築」的精神，可惜的是後繼的這類作品在想像力方面大大減弱，不復往昔那般具有說服力。

芬蘭館 巴黎博覽會 一九三七年

一九三七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芬蘭館，是一首木構架的詩篇，屋柱是以柳條繫縛的四根圓木組成，屋面除了玻璃部分外，其餘均飾以細部大樣優美的圓木條，構成具有質感的牆面，掩映於金光鱗鱗的樹影中；內有中庭可提供展覽空間以自然光線。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而言，這一接近人類尺度的建築物，與那些流行一時的新古典主義的建築物相較，自是清新可喜得多。在納粹、蘇俄等館喧赫的氣派及明顯的競爭性對照之下，它所流露的明朗，自然和感性的吸引力，更是令人無法抗拒。

芬蘭館 紐約世界商展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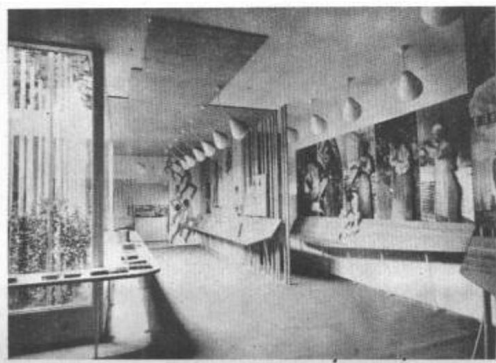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九年紐約世界商展提供的芬蘭館，被拘限在一個眾館圍繞的長方形平面上，這次奧圖採用了更強烈的造型語彙，以更自由更大膽的手法設計內部。自下而上向外傾斜的木製屏圍，循著信筆而就的曲線，形成一個內部空間，此屏圍逐層出挑，共有三層，所覆蓋的結構體本身亦是傾斜的，如此大大強調了空間的連續感，牆面的木條和其陰影所造成的韻律，使大片的牆面更形生動、奇幻。每一細節的處理均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釋：譬如對招貼展覽技術方面而言，起伏的牆面提供更多的展覽空間；傾斜的牆面使得上層的圖片較接近參觀者的視角；嵌於木條中的圖片更為突出；出挑的上層不但造成飛揚的氣勢，更因而有較多的空間以供集中展覽之用。此項設計的成功之處，主要在它發展出一種新的內部空間，不同於傳統的幾何形。那時，對多數人而言，不啻是新鮮甚且是原始的經驗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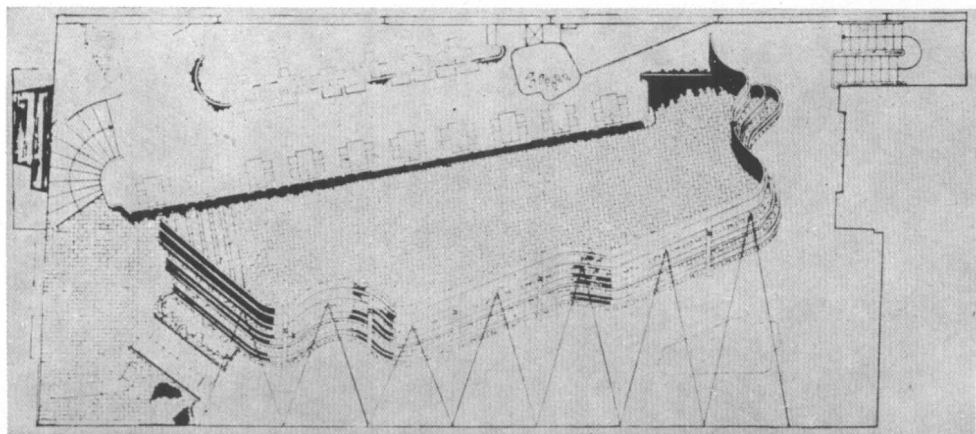
自從一九二三年伊利爾沙利南離開芬蘭移居美國之後，奧圖即執建築界之牛耳。不到三十歲，由於競圖的獲獎，有四項設計均付諸實現：農業合作社、土庫（Turku）報業

巴黎博覽會 芬蘭館外貌 193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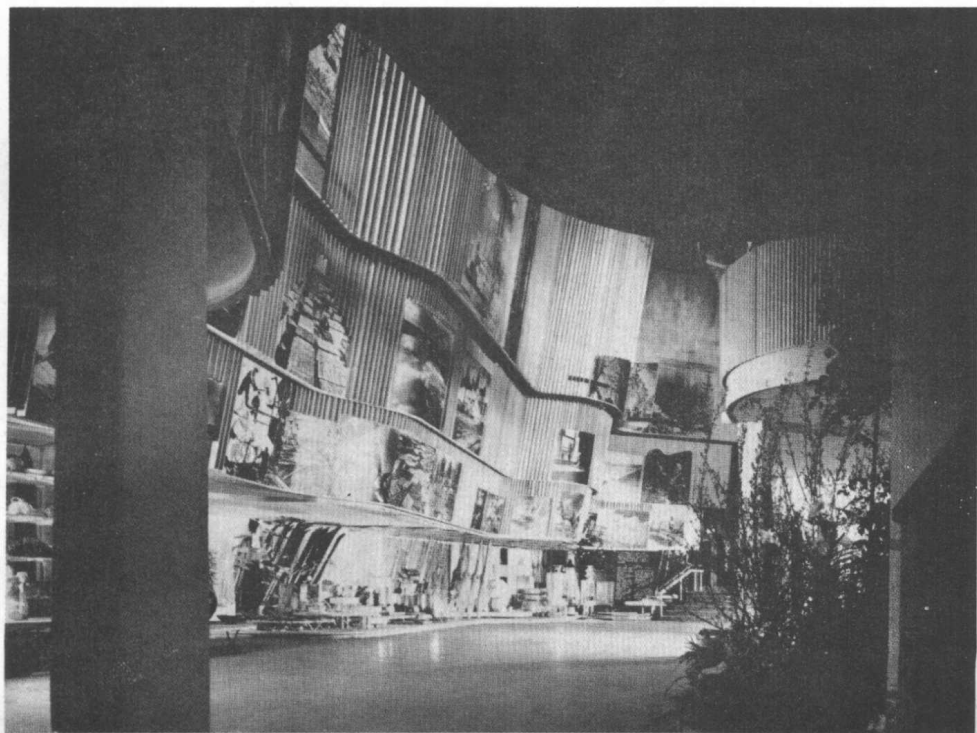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博覽會 芬蘭館內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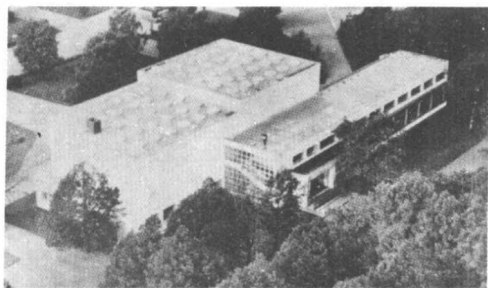


紐約世界商展 芬蘭館平面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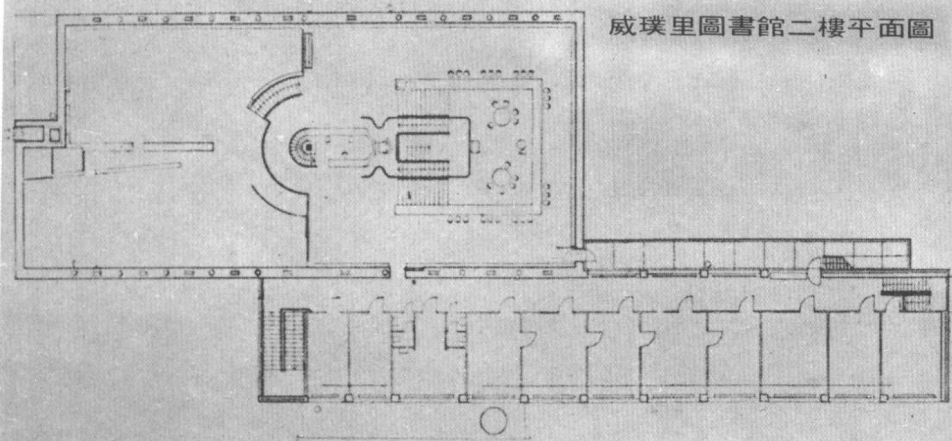
紐約世界商展 芬蘭館內部 1938—3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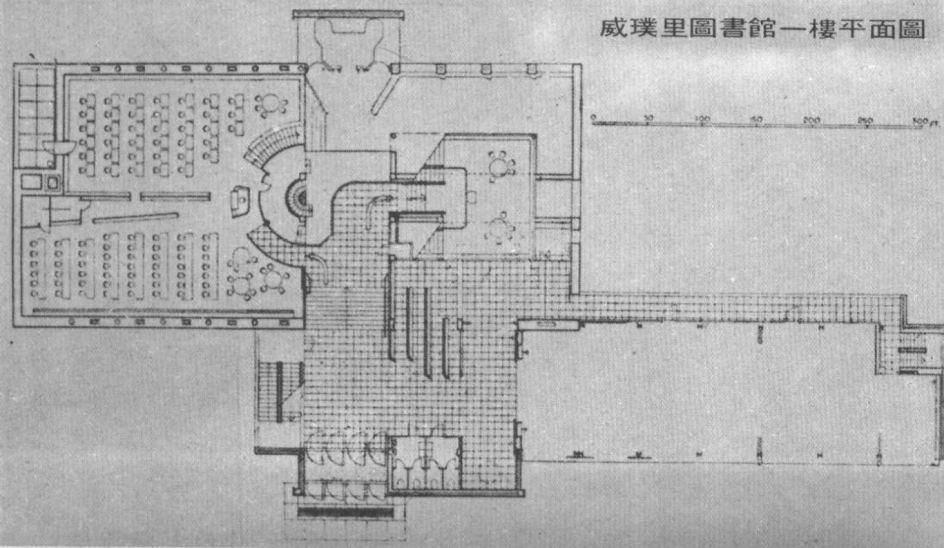
威璞里圖書館 1927—35



威璞里圖書館二樓平面圖



威璞里圖書館一樓平面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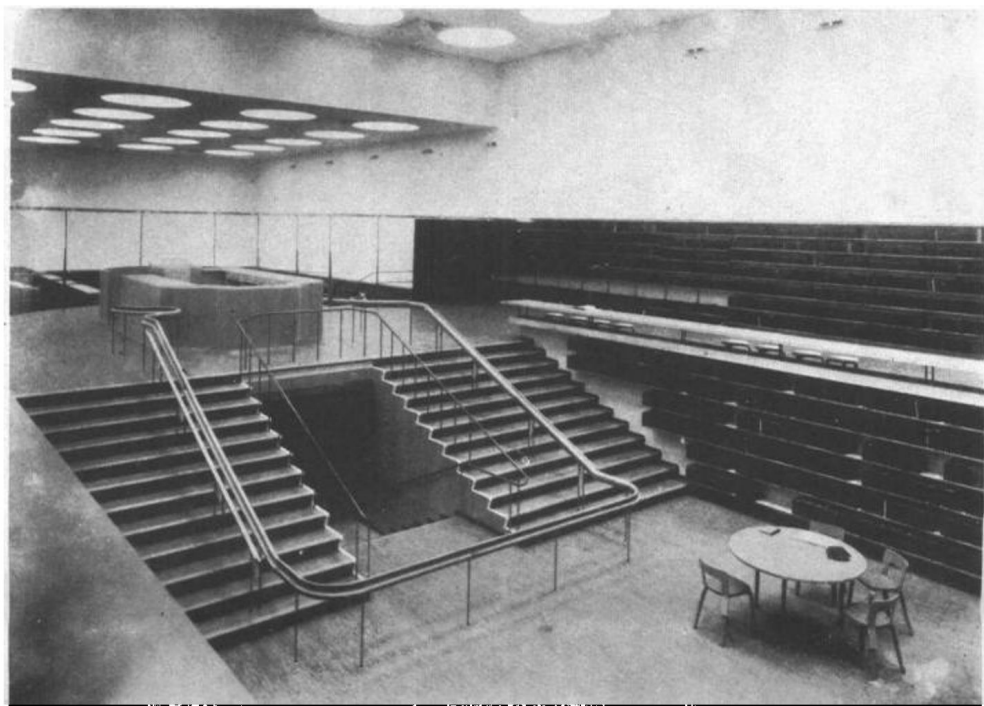
大樓、威璞里 (Viipuri) 地方圖書館、派米歐 (Paimio) 療養院。這不但證明了奧圖的天才，更顯示出行政當局的知人善任；若非當時這種公平開放的社會風氣，奧圖可能沒有這份運氣充分發揮他的才能，結果不是被埋沒就是步上妥協的途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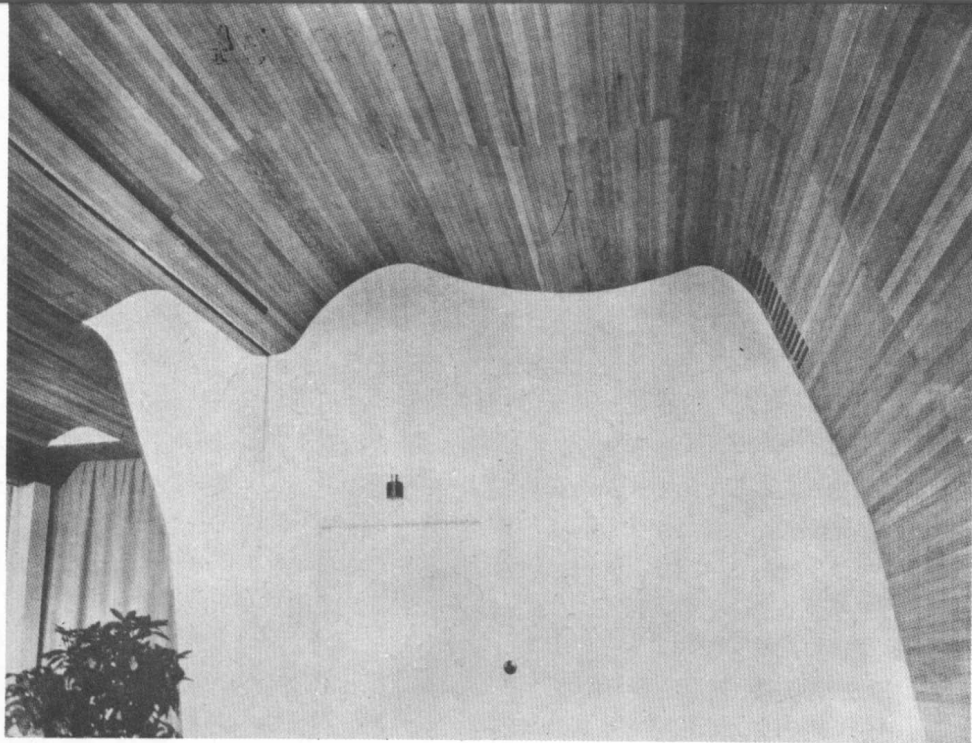
威璞里圖書館 威璞里 一九二七至三四年

威璞里地方圖書館反傳統不妥協的現代手法驚動了附近教堂的神父，引起長時間的困擾而使工程拖延下來，因此全部工程歷時七年方完成（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）。原始的設計甚具特色且細部新穎，完成後的建築，平面大膽而簡潔，尤以採光、天花、牆面、書架的處理方式及家具的設計著稱。整座建築分為兩部分，為兩個部分重疊的長方體，位於前者，第一層是大廳和講堂，第二層為小型會議室和討論室，使用大扇玻璃窗面，使建築物透空，相反的，後面的圖書部門則使用屋頂採光，完全沒有開窗洞。奧圖同時使用區域和層面交錯的手法來劃分空間，使線動集中於一處，以利全館的管理和書籍出入的控制；光線透過屋頂的圓洞，使大閱覽室沐浴在柔和寧靜的氣氛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講堂中講台部分的壁面與天花連成波浪起伏狀，此處顯示藝術想像與科學觀點的結合，而獲致最佳的音響效果。

此館全部的座椅、家具、裝飾均出自奧圖一人的設計，從使用的色彩、質感和細部大樣的處理，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奧圖致力於追求自然木料的裝飾價值。不幸地，此一建築在一九四〇年第一次芬俄戰爭中受損，在其後的戰役中幾乎夷為平土，其所屬的開瑞利亞省 (Karelia) 如今已是蘇俄的領土。不過此圖書館閱覽室的設計，在奧圖以後的圖書館建築中屢被使用，成為奧圖式的原型。

威璞里圖書館 閱覽室





威璞里圖書館 講堂的天花板細部

威璞里圖書館 講堂

